

农村小剧本

探家记

李再编剧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時間：秋天。

地點：湖南農村。

人物：三 爹——土改後由貧農上升的下中農。五十來歲，頭髮雖已斑白，但仍身強力壯。

三 娘——四十五、六歲，三爹的老伴。

高 松——三爹之子，二十三歲，黨員。五好戰士，超期服役的老兵。

滿妹子——高松之妹，十六、七歲。性格倔強。

淑 娥——高松之未婚妻，二十歲。團員。

大 舅——富農，三娘的養兄，五十多歲。

布景：湖南農村農舍前的一角。台右是一幢帶前廊的農舍，一半隱在側幕里。看樣子，秋收剛過，廊檐下掛滿了一串串辣椒、紅薯干、包米棒等，廊角下還放了一個打禾用的扮桶。山牆外側露出一段矮木柵欄，顯然是倚牆搭着豬圈一類的畜欄。台左有一棵老茶樹，樹下放了一張桌子和幾個碗，樹旁是座新谷草垛。從樹干和草垛的隙縫，可以望見遠處的山嶺、叢林和稻田。

幕啟：房門外的場地上，放着一副籬筐。筐旁邊亂七八糟地放着青菜、雞蛋、烟葉以及不知道裝着什麼的小口袋、小簍子等。這是三爹準備上集出售的貨物。三爹一只手掂了一杆新秤，另一只手抓着幾個鴨蛋，正聚精會神地向着草垛喚雞。原來，有一隻受了驚的公雞站在草垛上。

三 爹：(冲着公鸡)咕咕咕，下来，下来！飞也不行呀！今天高松要回来，你是难免一刀的菜啊！咕咕咕，下来！（欲近前捉鸡，又恐鸡飞去，乃向屋内告急）满妹子，满妹子，快来帮下子忙！

满妹子：(内声)干么子吗？别个有事嘛！

三 爹：(生气)你有个鬼事！

满妹子：(话里带刺地)我是正经事！

三 爹：(冲着屋里嘟囔)你是正事，我就是邪事？你们哪，就帮不上手。我这么大年纪，么子都得自己搞，又要喂猪，又要养鸡，又种自留地，还要去赶集！我忙得过来吗？(边说边又去抓鸡。手里拿着秤，感到不方便，但又不舍得放在地上，就把秤夹到胳肢窝下边，蹑手蹑脚向草垛走去。不料他还未走近草垛，公鸡早发现了他，扑楞一下飞了，三爹一惊，手里的鸭蛋摔了一个。鸡飞蛋打使他气极，一跺脚，大喊一声)鬼东西，你给我出来！

三 娘：(慌慌张张从屋里跑出，边走边擦手上的水)来了！来了！怎么啦，他爹？

三 爹：(感到意外)你出来干什么？满妹子呢？

三 娘：给队里算工分账呢！你们爷俩到一块就吵嘴，有啥事，你就吩咐我做吧！

三 爹：你做，要你能做我还不晓得喊你？瞧你那手，又搞么子？我不是叫你今天躺着吗！

三 娘：哎，怎么能躺得住啊！今天松崽要回来，

你又要上集，忙还忙不赢呢！

三 爹：叫你躺着你就躺着，去吧！

三 娘：哎，他爹，你老叫我躺着干什么？

三 爹：你不是身子不好嗎？

三 娘：嗨！那是几儿的事了？上个月受了点凉，喝了碗姜湯，早好了！

三 爹：我是說你腰疼！

三 娘：前些天落雨，是疼了陣子，可現在好了。

三 爹：感冒好了？

三 娘：好啦！

三 爹：还是給我躺着去！

三 娘：（誤會）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老夫老妻的，用不着那么心疼我了。再說……

〔幕后传来喊三爹的声音，三爹忙用手势打断三娘的話，傾听一下，慌忙躲进屋內。〕

幕后声：（漸近）三爹，三爹！今天出工到坡上收紅薯啊！

三 娘：（忐忑）啊！他爹……（三爹从屋里伸出头来，向三娘暗示自己病了）啊，他爹病了哇！

幕后声：哟，三爹病啦，什么病啊？

三 娘：（看着三爹指揮的手势）他，他肚子疼。不，是有点嗓子疼！（三爹故意大咳几声）啊，不，他是咳嗽病啊！

幕后声：让他好生休息喽，收了工再来看他！走，

大伙出工去呀！

三 爹：（出来，冲着幕后）呸！狗咬耗子！

三 娘：（把摆在地上的东西往箩筐里装）他爹，你……这误工可不好呀！

三 爹：按劳分配，出工少，我少要工分嘛！有啥不好？

三 娘：你要上集，也该走了。

三 爹：不忙，等他们走远了我再去。（把秤小心翼翼地挂在廊柱的钉子上，然后掏出烟袋抽烟）告诉满妹子，今天不要出工，在家把那只大公鸡杀了炖上。另外叫她去大舅家跑一趟，请他过来喝酒。还有，你等一会还给我躺着去！

三 娘：又叫我躺着？今天不是高松要回来吗！

三 爹：正因为他回来，才叫你躺着呐。我问你，愿意不愿意叫他回来？

三 娘：看你说的，我天天盼都盼不赢呢！都二十三岁的人啦，连个家小也没有！结婚结得晚，连孙子也给我耽误了！这一回总算盼回来啦，阿弥陀佛呀！

三 爹：先别念你的如意经吧！回来还不知爷样奶样呢！

三 娘：那为什么？

三 爹：为什么？你没看一连给他去了十六封信，他都没回来嘛！这回亏是他大舅给出个

主意，打电报說(忽然頓住)……

三 娘：說什麼？

三 爹：說什麼？反正你給我躺着就是了！高松回来，你就說你不舒服！

三 娘：(惊异)他爹，你这不是让我装病嗎？

三 爹：(不順耳)怎么叫装病？你上个月受凉了沒有？(三娘点头)下雨腰疼了沒有？(三娘点头)这就对了！反正是生过病，現在就是把時間挪动挪动嘛！(站起准备走)你可小心，你不听我的話，松崧回来留不住，可莫怪我！

三 娘：唉，我听你的話就是了，反正这一輩子从来都是听你的，叫我朝东不朝西，叫我打狗不敢去撵鸡！

[滿妹子手拿賬本，扛个鋤头从屋里走出来。她不滿地瞅了三爹一眼，徑直向外走去。

三 爹：噯，你到哪儿去呀？

滿妹子：你不出工，还不兴我出工啊？！

三 爹：站住！(滿妹子賭气止步，背对着三爹)今儿不去出工了。

滿妹子：我不象你，随随便便，說不出工，就不出工！

三 爹：怎么随随便便？家里有事嘛！昨天晚上我就向队长給你請过假了。

滿妹子：管得倒寬！你一天搞自己的小生意，还

不够！我出不出工，还用着你操心！

三 爹：（受了伤害）你说什么？当了两天记工员，还反了你的天呢！在家就得听我的！不要说你，这一家大小，连你妈在内，哪个敢不听我指挥？

满妹子：（一撇嘴，不满地嘟囔）瞎指挥！

三 爹：（威到大损尊严，厉声地）你嘟囔什么？

满妹子：（毫不示弱）就是瞎指挥！瞎指挥！（大声）瞎——指——挥！

三 爹：（气极）好哇！糟踢起老子来了，看我不打你！（顺手抄起一根扁担，追打满妹子，三娘忙上前劝阻）

三 娘：（拉着三爹的手）他爹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！算了吧！

满妹子：（一边向廊下躲，一边嚷）自己不讲理，还要打人，看我不去告诉老支书！……

三 爹：（火上加油）好哇，我今天就要打一下你，让你去告状好啦！（抡起扁担，追打满妹子）

满妹子：（一把抓下挂在柱上的秤）你打！你要打，我就搬秤，咱谁也别干！（做出要搬的样子）

三 爹：（象被抓住心一样，扁担停在空中）你……你快给我放下！

三 娘：（边拉边对满妹子）老天爷，你快放下吧！你爹昨天才买的新秤，连地上都舍不得撂，你快

給他放好吧！死丫頭！

〔三爹唯恐女兒真的折斷寶貝秤，停止了進攻。

三娘上前把秤從女兒手里奪過來，交給三爹。

三 爹：（狠狠地向滿妹子）你等着我給你厲害的看！（進屋）

三 娘：你這妹子，跟你爹少說兩句，也當不了啞巴賣你！他怎麼說，你怎麼干，不就沒事了！

滿妹子：我才不象你，什麼事都聽他瞎指揮！

三 娘：嘖嘖！看看這丫頭的嘴，簡直趕上刀了！算啦，快把鋤頭放下，到你大舅家去一趟。

滿妹子：我才不去呢！他算是哪門子舅舅？

三 娘：又說傻話！講親厚，親娘舅嘛！雖說他不是你親舅舅，可你媽小時候要沒他家收養，這把骨頭還不知哪兒去了呢！

滿妹子：媽吔，你就是糊塗！人家是富農，雇人幫工還要花工錢呢！過去收養你，還不是為了使喚你的氣力？圖好聽，喊你個妹妹，你可一輩子倒抱了個報恩觀點！

三 娘：（氣）我不懂什麼關不關點！叫你去你就去吧！來，把鋤頭給我！

〔三娘去奪滿妹子的鋤頭，滿妹子不給。兩人正一人拉着一頭，僵持不下，癩大舅背了一個口袋，一拐一拐地上。

大 舅：（老遠就開腔）噢，這娘倆真積極呀，爭着出

工啊！啧啧，积极！积极！

滿妹子：（賭气松开手，厌恶地嘟囔）刚說曹操，奸臣就到！

大 舅：（打岔）怎么，还收晚稻啊！听說稻子不是早割完了嗎？

三 娘：（瞪了滿妹子一眼，忙去搭訕）是啊！他大舅，快坐吧！（拿凳子让坐）

大 舅：依我說，粮食分到手就算了，那个工出多出少，是田螺屙屎，出息头不大哟！这么热天，頂个太阳，累得滿身臭汗，到头能分几个錢呐！

滿妹子：誰象你一样，除了錢（前）心，就沒后心！（一躁脚，生气地冲向屋里。险些碰在手里掂着秤正往外走的三爹身上）

三 爹：（連忙保护秤）你看呵，这个莽张飞！

三 娘：他爹，你陪他大舅說話，我去烧茶去。（下）

三 爹：他大舅来了？抽烟。我正說让滿妹子找你去呢！

大 舅：你是为买猪苗的事着急了吧？我这不正来告訴你，你那三十块錢，我已經交給朋友带走了！保险过两天就有好猪苗回来。你就放心吧，老弟！大哥不能叫你吃亏！

三 爹：看你說到哪去了，托你办事，我还有个不放心？我是要請你来喝酒哇。

大 舅：这么說，有吉庆事儿？

三 爹：昨天接到电报，說高松今天就回来了！

大 舅：怎么样？我的办法灵驗吧！好，今天咱該好好喝上一頓。（发现三爹的秤）咦！你新买了杆秤呀？

三 爹：嗯，昨天买的。你看，还是檀木杆儿的哟！我寻思还是你的話对，到集上卖东西，自己沒杆秤是吃亏呀！

大 舅：是嘛！你听我的話，保准吃不了亏。这回高松回来更好了。咱們两家合成一股，我这腿脚不灵便，多动点嘴儿，叫高松那崽多动点腿儿，这好日子你就等着吧！

三 爹：唉，不行啊！高松回来，我也只是想叫他多搞点家庭副业。要是說跑生意嘛，他是不得干哪！团员嘛，总得有个紀律性儿啦！

大 舅：（不以为然）团员，团员也要吃飯啦！团员的肚子也不是铁打的呀！虽說如今吃飯靠集体，花钱还得靠自己！团员也不怕錢咬手嘛！高松回来，你就把他交給我，保你吃不了亏。

三 爹：唉！还不知道回来留下留不下呢！

大 舅：回来就让他結婚喽！常言說：男大一成亲，就能拴住心；家中有枝花，不怕他不恋家啦！

三 爹：怕也难說！如今的青年人，可不同咱們

年輕那陣兒了。

大舅：噯，你別這麼多顧慮啦。高松那崽，人最機靈，還不知道個利害好歹？家里放着個年輕漂亮的堂客不要，還偏要一輩子當兵打單身吶？如今既然肯回來，我看不會有多大問題嘍！他過去在家不是最肯聽話嘛！

三爹：可如今人家是解放軍了。

大舅：當兵的更講究服從命令聽指揮嘛！

三爹：只怕不行。你沒看咱村那些當了兵回來的，連悶葫蘆都變成了巧八哥，一說就是一大套。我那個松崽，從小就是個調皮猴，給他來硬的，恐怕不行啊！

大舅：硬的不行來軟的嘛！哎，這樣，他回來，你給他開個會嘛！

三爹：開會？開什麼會？

大舅：開家庭會啊！如今時興這一套不是嗎？你也給他來這麼一下子。

三爹：那更不行了，開會講民主，硬是要多數說了才算吵。

大舅：竅門就在這兒呀！你不会指揮個多數嘛！

三爹：可我哪來的多數呀？

大舅：（自作聰明地）你算算嘛！（搬指頭）松他媽，你，滿妹子，你再把淑娥找來，四個對一個，還不是多數？

三 爹：（若有所悟）这倒有道理。高松他媽，那沒問題，是听我的；淑娥那姑娘既懂規矩，又很賢惠，当然也能听老人的話啦；就是滿妹子，这丫头可不怎么听话，一天总和我頂嘴！

大 舅：哎，小小年紀，还有多大个智謀？你喊她出来，我給你調理調理！

三 爹：可她对你也……

大 舅：我知道她不喜欢我。那不要紧，你喊吧！

三 爹：滿妹子，滿妹子，你来下子。

〔滿妹子拿着工分本，气呼呼地走出屋来。〕

滿妹子：（沒好气地）又要指揮什么？說吧！

三 爹：（上火）你！……

大 舅：（忙拦三爹）別，別。滿姑娘，来，坐下。大舅和你說个事儿。

滿妹子：（原地不动）你还有什么好事！

大 舅：（笑咪咪地）滿姑娘，先別对大舅上火。你看，大舅多喜欢你呀！你叫我給你往集上捎信，哪回大舅都是跑着去啊！来，先坐下。

滿妹子：（不坐）有事你就快說吧！

大 舅：大舅問你，你哥哥要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

滿妹子：他也沒給我打电报，我怎么知道？

大 舅：哎，給你爹打了电报嘛！滿姑娘，你可知道你哥回来干什么嗎？

滿妹子：誰曉得他搞什麼鬼！

大 舅：哎，回來成親嘛，要結婚啦！這可是個喜事兒啊！

滿妹子：（一驚）結婚？淑娥姐她同意啦？

大 舅：噯！

滿妹子：我哥哥自己願意？

大 舅：傻話，不願意他能回來嗎？

滿妹子：（生氣地自語）哼！都是掛羊頭賣狗肉！

大 舅：（試探地）滿姑娘，你哥哥回來結婚，你高興不？

滿妹子：我高什麼興？

大 舅：你也應該高興嘛！現在你哥哥結了婚，下面就輪上你了，將來大舅給你介紹一個……

滿妹子：你嘴裡就沒好話！（轉身欲走）

大 舅：別走，別走嘛，大舅還沒說完呢！我問你，滿姑娘，你喜欢不喜欢你爹呀？

〔三爹、滿妹子對此話均感意外，各微微一驚。〕

滿妹子：喜不喜欢还不是那样……

三 爹：（哭笑不得）这妹子！

大 舅：（胸有成竹地进行“爭取”）滿姑娘，我可知道你爹是一心為你着想啊！我听你爹說，你哥一回來，家里勞動力多了，騰出身來就讓你去上學。（問三爹）是吧？老弟！

三 爹：（感到意外，但又不能不跟着撒謊）啊，啊，是

有这么一說。

〔滿妹子听了，若有所思。〕

大 舅：看，你爹多疼你！所以还是應該好好听你爹的話啦！大舅再問你，你哥哥回来以后，你是拥护你爹啊，还是拥护你哥哥？

滿妹子：誰正确拥护誰唄！不正确我都反对！

大 舅：你明白点說，你服从誰的領導吧！

滿妹子：我……（考慮）我服从党的領導！

大 舅：老弟，听見沒有？滿妹子还是服从你呀！

三 爹：（沒搞通）嗯？……

大 舅：（小聲地）她說服从党的領導，我問你，共产党是什么人的党？

三 爹：无产階級的唄！

大 舅：对呀！你是貧农，貧农就是无产階級。她說服从党的領導，就是服从无产階級的領導；服从无产階級的領導，就是服从貧农的領導；服从貧农的領導，还不是服从你的領導嘛！

三 爹：（將信將疑）只怕她哥哥一回来，还是听他的呀！

滿妹子：他呀？我还得看看。他口是心非，等他回来，我才給他算賬唄！

大 舅：你听，对她哥哥的意見还蛮大哩！滿姑娘，对你哥有啥意見唄？

滿妹子：有啥意見，也不用跟你說。

大 舅：可他回來，你敢給他當面提嗎？

滿妹子：別說當面，就是開大會我也敢提！

大 舅：（向三爹，小聲地）聽見沒有？開會保險反對他。

滿妹子：還有什麼事？你就一下說完吧！

大 舅：啊，沒事儿啦，沒事儿啦！大舅今天到集上給你買杆鋼筆，等你哥回來，你上學好用。

滿妹子：我才不要你的東西呢！（轉身欲下，走两步又回身，向三爹）以後沒正事別隨便喊人好吧？
盡耽誤人家的工作！

〔滿妹子直奔向屋里，又幾乎和端茶出來的三娘相撞，三娘生氣地白了她一眼。〕

大 舅：怎麼樣，老弟！可以放心了吧？不但服從你的領導，還要給她哥哥提意見，你這個多數，是鐵打的啦！

三 爹：（增強了信心）對，她哥哥不回來，她上不成學，對她哥勢必也會有意見。好，就這麼辦。這小子回來不聽話呀，我就給他開會！

大 舅：對，指揮多數，給他來個四比一。

三 娘：（正在擺茶，聞言大吃一驚）什麼？死逼？要逼我松暄呀？那可不行！把孩子逼出個好歹，可怎麼得了？還是好好勸說，慢慢來吧。

三 爹：你沒聽清，不要亂插嘴，我們是說開會。

三 娘：开什么会呀？

三 爹：高松回来，听话留下便罢，他若是不肯，我就给他开家庭会！

三 娘：家庭会？

〔满妹子扛着锄头从屋里走出，听说开会，又躲回屋内偷听。〕

三 爹：对。你记着，开会要听我的指挥！

三 娘：怎么个听法呀？

大 舅：哎，叫你举手，你就举手，叫你点头，你就点头嘛！

三 娘：可这不是硬逼孩子？

三 爹：这叫民主嘛！怎么是硬逼？四比一，你懂不懂？……反正你听指挥就是啦！

三 娘：好吧，反正你叫我朝东，不朝西，叫打狗，不撵鸡。我听你的就是了。

三 爹：还有，一会儿叫满妹子去找淑娥来，多杀只鸡婆，留大舅喝酒。

大 舅：时间还早，高松怕下午才得到家，我先到集上转一圈，回来保险赶得上酒吃。

三 爹：咱们一起走，我卖了菜还要打酒呢！

〔大舅和三爹挑货提秤欲下，三爹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。〕

三 爹：（向三娘）交代给你的事可别忘了。还有，事一办完，你就给我躺着去！

三 娘：是喽，你快走吧！（一边收拾桌子，一边自言自语）唉！真不容易！让崽回来娶个媳妇，还得来个什么四比一。唉！……（突然发现满妹子扛着锄头正偷偷往外走，生起气来）满妹子，你往哪溜呀？这么大姑娘，就是不懂事！老任性怎么行啊？今天你哥回来，你爹也给你请了假，你少出一天工就不行嘛？唉，就是不为你哥，也不心疼心疼你妈？我这一个人本来就忙不过来，你爹还总叫我躺着……（伤心）唉，谁替我想想呢？

满妹子：（也有点替妈难过）妈啦，你……唉！

三 娘：去，把锄头放下，到你大舅家把手磨借来，磨些面好做耙耙！

满妹子：又去借他的东西！我不去。

三 娘：拗丫头！好吧，你不去我去。你在家先把两只鸡杀了，等会儿再喊你淑娥姐去。可不准再溜了啊！（边下边自语）唉！快点干完活，我还得躺着去哟！

满妹子：（跺脚）唉！真气死人了！好吧！我倒要留在家，看看到底是怎么个鬼名堂。（自语）哥哥呀哥哥，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嘴上说得蛮好听，可实际行动没一点儿，看你回来怎么有脸见我！（淑娥扛锄头悄悄地上）也许不能怪你，倒是她？……（淑娥上前，猛然用手捂住满